

東西晉演義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 東西晉演義

下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刻重訂出像通俗演義東晉志傳題評卷之五

株陵 陳氏尺牘齋

評



繡谷 周氏大業堂 校梓

起自東晉孝武帝戊寅三年

止於東晉孝武帝庚寅十五年晉書卷十三年事實

韓氏女藥夫人城

戊寅三年秦建元十四年四月秦王苻堅遣長樂公苻丕將軍  
苟萇石越慕容垂等四道會兵三萬共攻襄陽百姓大驚諸將  
李伯護等皆惧宜為之備獨梁州刺史朱序曰秦無舟楫焉能  
攻我不足為虞諸君勿憂旣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來至  
城下序驚駭始命百姓固守中城城以兵攻陷外羅城越旣克  
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及苻丕兵到督諸將攻中城朱

毋薛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復行西北隅見其崩以為不固  
親率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新城於其內及秦兵至西北隅果  
被見被縱乘此攻備序帥眾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桓  
冲在上明擁眾七萬欲來救援憚秦兵強眾不敢進時苻丕欲  
急攻襄陽將軍苻萇曰吾眾丁倍於敵糧糧山積但消遷漢沔  
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  
多殺將士急來成功玆不從之慕容垂援南陽執太守鄭肅與  
不台於襄陽城下丕大喜非宴相慶時秦王堅聞垂又拔南陽  
與群臣飲酒以極醉為限命趙整作酒歌堅讀曰

地列酒泉

天垂酒池

杜康妙識

儀狄先知

紂喪殷邦

集傾夏國

由此言之

前危後則

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歌自是宴群臣禮飲而口

苻丕攻陷襄陽城

已卯四年秦建元十五年二月秦王堅大設朝會當秦御史中丞季柔劾奏曰長樂公丕苛擁衆十萬攻數國一小城曰費萬金而無效請徵下廷尉秦王堅勿從乃遣使持節切諫丕苛賜丕劄曰攻一小城久而未下焉能長驅江南來春不捷女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不苛惶恐次日命諸軍并力攻襄陽被序以槓木石砲打下不一歸退秦王堅聞襄陽不克堅欲自將兵來攻陽平公融諫曰

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卒若止取襄陽親勞大駕所謂隋侯之未車于仞之雀也

堅乃止朱序屢破秦兵遂不惧丕命諸軍進攻時督護李伯護見秦兵勢大其城難守乃開門為內應於是遂克襄陽執朱序

送長安秦王堅惜序能守節拜為度支尚書以伯護為不忠斬之時秦將慕容越拔順陽執太守丁穆至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禮遣之即以梁成為荊州刺史鎮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時晉奕帝朝會以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寇邊兵皆夫利衆心危惧安每鎮之以和靜其為政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以安為王導曰王謝而謂文雅過於導馬帝聞秦人寇邊日與群臣議東未下

玄帥兵救彭城

却說秦王堅命諸將分道寇晉當秦將彭超曰宜攻沛郡太守戴逵於彭城後長驅大進堅然之超又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為基期之勢東西竝進丹陽不足平也秦王堅從之使俱難帥步騎七萬寇淮陽肝皓八月起兵至攻彭城未下晉帝聞知大

驚遣人以詔命右將軍毛虎生帥衆鎮姑孰以禦之秦王聖及  
使韋鍾以兵圍魏興太守吉昶於西城晉謝玄聞知帥衆萬餘  
來攻彭城軍至泗口欲遣間使報載遠令其食兵夾擊而不可  
得郢曲將田泓知其意請曰將軍之計欲使人報載公令其合  
兵但無人去臣請汝水潛行步大悅遣之行至水边被秦人彭  
超所獲得酒與食以金帛厚賂與泓曰你入彭城只道南軍已  
敗逃回去了泓僞許之既定城下告遠曰南軍番至勉而待之  
秦人大怒射殺之彭超輜重盡在留城謝玄以計令人揚聲遣  
軍一萬人攻留城奪其輜重盡在留城謝玄以計令人揚聲遣  
重遠速帥衆出城來見謝玄玄與其全師而還超復據彭城留  
徐儼守之自以兵南攻盱眙俱難又克淮陰城無晉兵乃回留  
邵保戍之秦將韋鍾攻拔魏興太守吉昶不言不食而死秦王

堅聞知嘆曰周孟威不仙於前丁彥遠索已於後告祖冲開口而叱何晉世之多忠臣也挹秦軍史頴超歸游挹臨終手疏歸晉帝以其忠後詔贈益州刺史初秦將俱難彭超二人拔盱眙執內史毛操之逃圍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謝安命臨江列戍而守之謝玄自廣陵將兵二萬來救三阿難超二人聞其來兵必疲倦不與諸軍傳食將兵排開與玄交戰玄兵飽食勇力向前未三合俱難彭超大敗退保盱眙六月玄又進攻之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謂諸將曰難超兵窮勢寡卒無開志宜速進兵淝一人乘潮上流燒淮橋則彼自走何謙曰小將頑往於是遣何謙帥舟二百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見焚淮橋恐後難退以兵退屯淮陰玄謙合兵追之戰於淝川難超兵無固志被玄大破之難超走僅以身免玄既殺退難超之兵

命人戍守乃神衆遷廣陵玄領徐州刺史秦王堅大怒徵超正廷尉超遂自殺難刑壽高民

### 秦王舉兵伐苻洛

戊辰五年秦建元十六年三月秦王堅會集百官商議欲作教武堂於渭城命大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朱諫曰陛下四海之地十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孝舍教人戰鬪之術殆非所以馴至升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教於畫生非所以殫其志氣也以無益於實而有損耳

於是堅乃止之却說秦行唐公苻洛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羣耳自以有滅伐之功使人見秦王堅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秦王堅只以洛為益州牧洛謂官屬曰玆不得入

為將相而又授之西裔於諸君意何如哈中平規曰主上窮兵  
黷武民思息肩者十室而九宜聲言受詔監幽州之兵南出常  
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穩關東之衆以圖而王  
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四月帥衆七萬發和龍堅聞知遣  
將軍竇衝呂光以兵五萬討之吐海公重悉薊城之衆助洛會  
屯中山五月衝光二人以兵與苻洛交戰洛兵大敗被衝追及  
擒之衝既得洛令人送至長安重見洛被擒乃走還薊呂光追  
及斬之幽州悉平使人以洛見秦王堅堅赦洛不誅徙於西海  
郡為民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分三原九變武都涇雍氏十  
五萬乃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姜以其子長樂公丕  
鎮鄴平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瑾毛興王騰等皆為諸州刺史  
堅送丕至灊上丕所領氏三千戶丕別其父兄皆慟哭送之

整獲聚而歌曰

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共仇緩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徃種人留鮮卑一旦緩急當語誰 堅笑而不納

壬午七年秦建元十八年三月却說秦王堅兄苻法之子東海公苻陽與丞相王猛之子王皮曰秦之天下實乃吾父法所取之天下也今被苻堅殺而戮之吾將取之恨力不及君可助我一臂之力主皮曰公言乃吾所志吾有此意久矣吾父有佐國平天下之勲吾不能棄其大爵至今得一散騎常侍耳既明公肯為主其間有一人姓周名虓足智多謀痛恨秦王可請其人同議大事必成苻陽從之使人請虓至以酒相待商議計策虓曰君若在此難舉發來日君二人入朝請兵求出外鎮積草聚糧招軍買馬乘機而起則奮業可復矣陽曰此計大妙三人計

議已定却被秦王堅手下竊事人密知人宮報與秦王說東海公與散騎常侍二人謀反秦王堅大驚即喚司隸鄧羗領禁兵三百圍宅將苻陽王皮周虓三人縛至殿下秦王堅問曰吾不曾負汝二人汝二人何故謀反苻陽曰吾父無辜見誅禮云父母之仇不共戴天臣父死不以罪死是以謀反齊襄公復九世之仇何況臣也秦王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又問王皮王皮對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勲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貴也秦王堅流涕謂王皮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終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萌也又問周虓虓曰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何問乎先是虓屢謀反左右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從陽高昌皮虓朔方之地以皮素性奸李權為幽州刺史

是不西城軍師鄧善入朝於秦甚稱龜茲國有鳩摩羅什才貌  
雙全義識若神秦王堅大悅誦師善為鄉導遣驍騎將軍呂光  
為都督督兵十萬去伐西域當陽平公苻融諫曰西域荒遠得  
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堅  
勿聽乃宣呂光至歎謂曰今吾國內糧草多積士馬強甚吾欲  
征討西域龜茲煩卿為將呂光曰受命於君安敢不前謹領旨  
命去討西域於是秦王堅拜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總  
兵七萬鐵騎五千命其討西域龜茲光臨行秦王堅囑曰卿到  
龜茲若得獲鳩摩羅什即使人漏夜馳送赴朕光曰謹領旨令  
是日呂光領兵就行行至高昌屯札軍馬史說呂光字世明乃  
略陽氏人入名娑樓佐命秦王苻堅官至太尉而死呂光生時  
夜有神光之異故以光名年十歲與諸兒遊戲邑生為戰車之

法儔類成推為主部分詳平群衆嘆服目有重瞳左肘有玉印  
沉後凝重寬簡有大最喜怒不形於色時人莫之識也唯王猛  
異之曰此非常人言之秦王秦王苻堅除為美陽令群吏愛服  
因此累遷驍騎將軍苻堅慕鳩摩羅什故有是命

秦王集議寇江東

秦王堅大會文武群臣於太極殿而謂衆文武曰自吾承業以  
來將垂二十餘載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沾王化今畧計吾  
之士卒可有九十七萬糧草不計其數吾欲自將以討之汝等  
所議者若何當朱彤曰今秦得天下大半更兼國富兵強若起  
傾國之師躬行天罰則江南尅期可定矣秦王大悅曰此乃吾  
之所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  
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食而集武王伯曰彼有人焉乃回師止

旅後三仁誅放始奮戈收野而得成功今晉雖可未聞喪德焉  
臣和穆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表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衣臣愚  
見不可伐晉時秦王堅至其語默然久之曰諸君可各言其志  
朕自董之以行太子左衛率石越上言曰今歲鎮星守斗牛福  
德在吳天文有唯必衆無差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有長江之  
險民為之用不可犯也秦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犯歲星天  
道幽遠未可知也今以吾之衆殺輒於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  
足恃乎且築室道傍沮計萬端無時可成吾當內斷於心耳時  
君臣各有異同堅命且退客耳討議獨留弟苻融議之苻融曰  
晉不可伐者三奉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與誰  
言之融曰今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衆二也我數戰丘疲民  
有畏敵之心三也晉未可城昭然甚明其勞師大舉恐無萬全

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差二布爾畿甸此  
屬皆我之深讎太子獨無弱卒數萬自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  
變生於腹心肘腋不可恃也臣智識愚淺不足採王景升一時  
之策儻陛下每擬之諸葛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秦王堅  
曰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故云秦失其鹿天下共  
逐高才捷足者先得之量朕之才不在晉下文武之賢勇畧過  
人何如不可伐也融入諫曰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朝會不歸江  
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耳秦王堅曰帝王  
力數豈有常耶汝不知通變耳秦王堅不納苻融辭出先是有  
以門通安者秦王堅尤仁重之出入與秦王堅同輦至是群臣  
出朝正遇道安入內群臣謂道安曰主上欲生事於東南公何  
不為急生說一言也道安曰吾即諫之於是道安入見秦王秦

王謂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延長江臨蒼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制四維自是以比隆堯舜何必御風沐雨經畧遠方也亦不納之忽慕容垂入秦王堅問曰吾欲戈雷收江南群臣不可卿意云何禹曰今天下秦得十分之七獨東南一隅未歸君以陛下之神武文武之賢能大兵一出何期不捷陛下可以乾剛獨斷勿採群臣之言以致留患於子孫也故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陛下宜斷聖心足矣昔晉武平吳所伏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徒衆言豈有混一四海之功也秦王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言訖賜帛五百匹即令其黜兵張夫人聞知亦諫曰天地之生萬物聖主之治天下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禹四九川陣九澤因其勢也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湯武率天下而攻